



美国家庭伦理悬念破案小说

# 第四次谋杀

〔美〕菲莉丝·怀特丽

# 第四次谋杀

〔美〕菲莉丝·怀特丽

北京出版社

第四次谋杀

dìsìcì móu shā

〔美〕菲莉丝·怀特丽 著

孟 畅 李贺明 译

※

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北三环中路六号)

吉林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刷

※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80000字

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0000册

ISBN7—200—00848—6/I·153

定价：3.30 元

# 1

书店里的顾客已经走光了，我们正准备关店门。我的助手斯坦·尼斯在后面忙，我坐下来，准备清点今天的帐目，这时，走进来一个陌生的男人。

这个男人引起我的注意，不仅仅因为他长着红红的头发，还因为在我们长岛<sup>①</sup>，三月份难得看到有人晒得这么黑。他看起来风度翩翩，精力旺盛，即使是他无声地站在半圆形的柜台前，用探究的目光注视我，那神态也透出一股挑战的意味。

他夹着一个漂亮的小方盒，外面系着一条绿色缎带。他把盒子放到柜台上。这时，我的猫咪——我叫它欧里斯特——悄悄走过去检查这盒子。陌生男人友好地搔着它黄褐色的耳朵，欧里斯特满足地发出呜呜的叫声，引得陌生男人微笑起来。他的笑来得容易，既轻松又愉快。接着，他又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。

“我能帮您什么忙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希望如此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在书摊之间走动，用一种比一般顾客兴趣更浓的神态环顾四周。

我不再注意他，继续清点我的帐。我想，他如果想要什

---

<sup>①</sup> 纽约的一个地区。

么的话，会告诉我的。

当我再次注视他时，他正在看我挂在墙上的那些贝尔波<sup>①</sup>的风景画。我开始认真观察他的反应，因为那些画是我自己画的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转过身来问我：“画上的这些房子是本地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说。

他微笑着自语道：“有趣，相当奇特。”

听了他的话我感到纳闷、好奇：他是什么人？他想干什么？

他四处察看着，然后在一个书摊上拿起一本克里福·约克的新作《加勒比海的金子》。这是一本悬念性很强的小说。当他把书拿到手里的那一瞬间，我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——也许是我太敏感。那本书是摆在那里吸引顾客的，每天都有人翻看，本不足为奇，但第六感觉告诉我，这一次不同。

我的助手斯坦走过去招呼那位陌生人。斯坦知道我正忙于清帐。今天早晨，我跟斯坦吵了一架，直到现在他还在赌气，不跟我说话。哼，迟早得给他点颜色看看。这家伙不仅想吞并整个书店，连我他也想“吞并”。他不知道，在我温柔平静的面具内，正沸腾着反抗的激情。为了保护自己，我掩饰着这种激情。

我注意到在斯坦旁边，那陌生人显得很高，还有他的红头发也显得十分鲜明生动。他看着斯坦那诚恳的戴眼镜的脸，说：“不用，谢谢。”然后他又坦然地凝视着我，眼中流露出那种令我迷惑不解的挑战意味。我回瞪着他，发现他

---

① 长岛的一个地区。

的眼睛是蓝灰色的，这是阳光照耀下的海湾的色彩。

斯坦又到后面去拆纸板箱。红发男人把克里福·约克的书翻开，看了看封底上的作者像，然后又看着我：

“你一定是劳娜·约克，你和你父亲像极了——浓密的黑发，蓝眼睛，方下巴。我想别的人一定也这样对你说过。

不错，是常有人对我这样说过。但我并不因此而高兴，因为我不想像他，所以不喜欢这样毫无防备地被人认出来。

“你是谁？”我问，“你想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叫马库斯·奥尼尔。我有时帮你父亲做些研究工作。《加勒比海的金子》这部小说背景部分的资料，是我搜集的。”

听了这话，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从心底涌起，我努力使自己在高凳上坐稳，我要稳住，尽量做到不露声色，我怕我因激动而失态、难堪。

“我对克里福·约克一无所知。”我冷冷地回答道，当然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凡是有关克里福·约克的情况，只要我能打听得到，就决不放过。我阅读记者对他的访问记，细细端详他的作品护封上他的照片，设法看每一部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。我还背着母亲，好几次在电视上看到过他。我怀着好奇、渴望和怨恨的矛盾复杂的感情，读了他写的每一个字。这种感情，使我的生活变得矛盾、复杂和艰难。我努力掩盖我这近乎病态的对他的兴趣。在他无情地抛弃了母亲和我以后，我根本没必要再想念他。我记得，母亲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不愿再增添她的痛苦。所以我总是掩盖着。而现在，母亲去世了，我也不必再压抑自己的感情，可以放任自由地品尝对父亲那神秘的追怀之情，但是，

日积月累的辛酸感仍然牢牢占据着我心底。

“从三岁起我就再没见过我父亲。”我告诉马库斯，  
“对我来说，我没有父亲！”

“也许这件事你也有一部分错。”他继续端详着我。

“你说什么？奥尼尔先生！”我厉声反问，胸中的忿然之火在升腾。

“我不愿和你吵架，劳娜小姐。我不是外交家，我不会用温文尔雅的方式来缓和紧张局面。”停顿了一会儿，他继续说，“对你母亲的死我感到内疚。”

“你为什么内疚？我想他并不内疚。”

“他也许感到内疚，只是你现在无法知道。他第二个妻子死了将近一年，现在他很不幸，很孤独，常常心神不定。”

“他不是还有两个女儿陪着吗？”

“几天前，他自言自语地谈起你。这就是我来看你的原因之一。”

“从你们西礁到长岛，要越过整个海岸。是他叫你来的吗？”

“他并不知道我来——是我自己的主意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强压住内心的激动、好奇和颤抖。

他的脸色随和了一些。“我想了解您——劳娜·约克。我们能找个地方谈谈吗？”他很自然地说着我的名字，就好像从前说过很多次似的。

我知道，斯坦在后面能听见我们谈话。这时，恰好又来了一个顾客，斯坦忙迎上去接待。我便带马库斯上楼，到了我的图书陈列室。这里光线明亮而柔和，棕色的地板和栗色的书架给这里带来一种宁静庄重的气氛。屋中央摆着一张

桌子。桌旁有一把摇椅和一张舒适的靠椅。这里是我分类存放贵重书籍的地方。

他坐在靠椅上。我坐上摇椅，双脚踩在地板上，免得摇椅晃动。我的心忐忑不安，仍处于紧张的期待之中，我不知要问他些什么，我不愿知道任何有关父亲的事……其实，我又急切地想知道一切。

“10年前，我遇到克里福·约克先生，当时我22岁。”他开始说，“我作为一个自由作家开始写作，卖了几篇短文给几家杂志。是克里福给了我一个研究工作，帮助我生存下来，他还为我创造条件，提供机会。我到西礁去写那里的故事。我挺喜欢那地方，所以留下来了。我老家在威斯康星州，但我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。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到处流浪。”

他坦诚地向我诉说着这些。但我仍然处于戒备状态。他的话越来越使我不安。我想，我会听他诉说，但他无论问我什么，我都要说“不”。

他把那个系着绿缎带的小盒放在椅子旁边的地板上。突然直截了当地问我：“你从没对你父亲感到好奇吗？还有对你那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？”

我紧握摇椅扶手，内心渴望诉说，但理智要我否认，这种矛盾心情前所未有地强烈，难以遏制。

“他残酷无情地对待我母亲。撇下我们母女俩一走了事。在我三岁以后的25年里，他从来没送过我一张生日卡片，从未给我写过一封信，或通一次电话。母亲一和他离婚，他就和那个女人结了婚！我再也没听到过他的音信。我可不该对此负什么责任。我怎么可能想了解他？”

“我很抱歉，要理解他不容易。我不想为他的过去辩

解，而且，我也不了解你母亲。只是现在你父亲处境不好。他的大女儿艾丽思24岁，非要和她母亲坚决反对的人结婚。弗恩，你的小妹妹是个娇弱的小东西，母亲的死给她的创伤很深。波贝死后，你父亲完全失去了自制力。你知道，他直到最后仍然很爱他的妻子。”

我不想知道父亲多么爱另一个女人，而不爱我母亲。

“这一切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我的回答带着敌意，我忍不住，因为我忍受痛苦的时间太长了。

“也许与你无关，这正是我到这儿来要证实的。我关心克里福的现在，我欠他的恩情。”

“你想动员我去西礁吗？”

他脸上露出赞许之色了。“我想，我到这里来也许是个错误，我成功的可能性很小。我没有理由请求你做什么。”

“没有。”我急忙说，“但在你这样莽撞地来找我之前，至少该给我打个电话。”

“如果我打了电话，你会见我吗？”

“也许不会。”我坦诚地答道，“我忘不了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，我特别需要他时，他不在我身边。”

“当然，如果你拒绝见我，我也不会责怪你的。”

他有点勉强地说，但我却觉察出他有责怪的含义，我有点恼怒。我真想立即把他打发回西礁去，让他告诉克里福·约克，说他的大女儿永远也不原谅他过去的一切。

我的摇椅因我的恼怒不安而摇晃起来，马库斯伸出棕色的手扶定了摇椅，然后把那个漂亮的小盒子递给我：“这是给你的。”

我不想接盒子，不想接任何西礁人送的东西。

“这是你的小妹妹弗恩送的，只有弗恩知道我来这

里。”

尽管不愿意，我还是不得不接过盒子。解开绿缎带，打开盖子，拂开一层白色软纸，我看到里面有一朵小巧可爱的兰花，凹状花瓣，边缘呈暗红色，中心是淡淡的青铜色，上有深绿色斑点，整朵花看起来像绿缎子上撒下了五彩纸屑。盒里还有一张卡片，上面写着一行小巧隽秀的字：“弗恩赠”。

我拿起那朵娇嫩美丽的兰花——第一朵从西礁带来的花——一种不祥的预感扰乱了我的心。这种预感突然而来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奇怪。但这正是在此后很长时间缠绕着我的噩梦的开始。

为了不露声色，我口气辛辣地说：

“那个叫波贝的女人，怎么会给她女儿起了这么个愚蠢的名字？”

“波贝·约克从来不蠢。”他平静地说，“也许她过于迷人，引人注目，令人心动神摇——但却不蠢。她长时期地维系着那个家庭，直到现在你还能感觉到她对那个家庭的影响。她死得很惨，很不值得。”

我把兰花放进盒子里，我不敢想象那个送我兰花的异母妹妹，也不愿猜测她送我兰花的目的。我不想消蚀我反抗的意志。

马库斯站起来，我也跟着站起来。

“弗恩想让你知道这花是她自己种的。我要走了。今晚我和朋友一起过夜，明早飞回去。谢谢你和我谈话。”

我和他一起走下楼梯，来到店门前。他马上就要走了，我再也听不到有关西礁的消息了。这时，我胸中交织着仇恨与渴念的情感。突然，我想要排除仇恨，使长久压抑的渴念

得到满足。

“到西礁的事我要考虑考虑，”我匆忙地说，“你明天早上走之前可以来一趟。”

他站在台阶下的路边，用一种奇怪的神情抬头望着我，看得我浑身不自在，仿佛有一种特殊的情绪在我们之间交流，这种交流，使我心里的新的意识不断增长，我觉得自己比以往更有活力。

他微笑着，神态温厚而和善，好像他能看透我的心。但我不想过于信任他，尽管他富于感染力。

“你来找我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”我继续询问道，“你还没有说明这一点。”

“我来此的一个原因是，他可能活不了多久。克里福有过一次心脏病发作，他不大注意照料自己。再则，4月份是波贝去世一周年纪念，这一天也许会发生危险。”

“危险？”我诧异。

“对精神而言。你的生活经验还不能使你了解这一点吗？”

“她怎么死的？”

“也许你父亲会告诉你，去找你父亲吧。其实，波贝的死对你来说无关紧要，是吗？”

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

他又接着说：“你愿意和我一起用晚餐吗？我们总不能光站在街上说话呀。”

“谢谢。”我边说边往店里走。“但……不。我需要一个人安静地想一想。”

“你不必害怕自己的影子。”他说，“晚安，劳娜，我明天早上来，就定在8点吧。”

我看着他自信地往街上走去。他属于那种目标明确，信心十足的人。我想，我也许会随他而去，甚至干出什么违心的事，但我并不害怕。

我回到店里，感到心烦意乱。最后一个顾客已经走了。斯坦问我是怎么回事。我只好如实相告：“他叫马库斯·奥尼尔，帮助我父亲搞研究，他想要我去西礁。”

“愚蠢！你肯定不会去。”斯坦发火地说。

“我当然不会。”我心里也陡然升起一股无名火。“回去吧，斯坦。我来关店。我现在想一个人呆一会儿。”

斯坦看我不高兴，很快就走了。

我锁好门，打开灯。我一个人，面对着满屋的书，深深陷入了沉思。我感到聊以自慰的是：我爱这个书店。是它把我从大学毕业后没有着落的生活中拯救出来。为了它的兴旺发展，我努力工作。和书以及爱书的人在一起，我感到安然自在。母亲借钱给我买下了这个书店。书店生意兴隆使我能还清母亲的钱。但这不是我的全部生活，它不能满足我的梦想，我深埋在心中的追求和企望。人们都夸我能干，坚强自信，夸我有许许多多枯燥的好品德。但无人知晓我内心深藏的梦想像不平静的海浪，时时想要冲破母亲和我亲手筑成的堤坝。虽然那个从西礁来的陌生人帮我冲决了这堤坝，但我一时还无法适应此时此刻在胸中涌动的感情波涛。

我慢慢在书摊和书架中踱步，抚摸着闪亮的封面。我相信自己身处可以信任的“朋友”中间，它们从没使我失望，是它们扇动我梦想的翅膀。每当我翻开书的封面，总喜欢先闻闻它们，摸摸它们。我读有关作者介绍，知道他们所有的名字。我知道顾客的爱好，也知道一本“好书”是如何根据每个人的口味来决定的。这里是我的世界——它应当够了。

不够。

我走到那儿幅画前，站定了。看着我自己的画，我想，如果说我有什么天才的话，那也许就是画画。但我从来没有好好画过。一张是在火岛上画的海景，另一张画的是一座有篱笆的白色木板房，这是典型的贝尔波的房子。就是这张画引起了马库斯的兴趣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注意这张画。

这时，猫咪欧里斯特伸着懒腰打着呵欠走过来，用头蹭着我的脚踝。我把它抱起来，继续看第三张画。这是我靠想象画的一幅水彩画。画的是穿着当地服装的妇女，头顶篮子行走在热带海滩上。想起我凭想象为父亲的一本书画的封面，不禁自我解嘲地笑了——我多傻啊！

我穿上大衣。出门前，我上楼把那朵兰花取下来。马库斯说兰花是我的异母妹妹弗恩种的。我和她没有任何来往，她为什么要送我兰花呢？我不理解。然而，我还是把花别在大衣的翻领上。下了楼，同呜呜叫的欧里斯特道了晚安，走出店门，留下一盏亮着的灯。

主街两旁的商店橱窗已经灯光闪亮，这条街不长，两头都通向贯通全国的公路。三月里，白昼长了，所以直到现在天还没有完全黑。我轻快地走进通向海湾的贝尔波巷。

我感到浑身充满了勃勃生机——不知是不是马库斯带给我的——我快步走着。虽然还有点心烦意乱，但这是在母亲死后我第一次感到有了生气。如果扪心自问的话，我是想去西礁的。

这么多年来，我内心里一直暗藏着对遥远的异地他乡的梦想。我读父亲的小说，即使我怨恨他，我还是羡慕他那华丽迷人的文采。现在，我可能迈出冒险的一步，也许结局会有许多痛苦，然而那神秘浪漫的“异地”强烈地吸引着我。

父亲，这一名词吸引着我。有时我想，我一定在某处地方像他，因为我和母亲这么不同。虽然我痛恨这种我与母亲的差别，但正是这差别使我想知道我曾失去的一切。

我走过那些跟我画的一模一样的白色木板房，走过有尖挑的篱笆。这些房子大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，它们古朴幽雅和庄重的风度吸引着作家、画家和音乐家，它们是长岛古老的象征。至今还有些家庭住在这些房子里。

我来到海边，看着滔滔的海水。前方是狭长的火岛，它有30多公里长，保护着南部这块海岸，免遭大西洋风暴的袭击。此刻那辽阔无边的灰色海水的波动，像温暖的大手安抚着我的心，使我渐渐抛开了一切心烦意乱的思绪。

随着夜雾降临，气温下降了。我转身回家。这是我和母亲的住房，她和父亲离婚后，省吃俭用，积攒钱买下了这幢小房。她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事，直到发现有病为止。

房子里显得冷清寂寞，让人忍受不了。自从母亲死后，我一直有这种感觉。现在有一股新鲜的气息穿透了这种空虚。我第一次有了自由感，但这几乎又使我深感愧疚。如果我愿意，我可以到我想去的任何地方，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。

我懊恼地对想象中的马库斯大声说：

“你到底想对我干什么？你怎么能到这来扰乱我，让我发火？你凭什么使我改变现在的一切？”

我能想象得到他脸上的微笑，以及微笑后含而不露的挑战神情。

这些日子以来我有意避开那间我常和母亲一块儿进餐的餐室，一个人在厨房里吃饭。看着窗外那株光秃秃的海滨大树或一边吃饭一边看书，好让我独自吃饭不感到那么寂寞单

调。

我又想起刚才马库斯·奥尼尔说的那些话，我已经是个大人了，应该了解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会使人伤心难过。但马库斯用了“危险的”这个词，为什么？我难以理解。此外，我觉得马库斯来看我，除了他说的理由外，还有他未说出口讳莫如深的理由。

我煨了牡蛎汤。吃饭时，我把那朵兰花摆在桌上。它精致美丽，但带点人工雕琢的痕迹。我一直都不怎么喜欢兰花。我想象不出送我兰花的弗恩妹妹是什么模样。

今晚不想看书。长久以来深藏在心底的疑惑与好奇，都因马库斯的到来涌上我心头。我知道，今夜过去，我必须采取行动，这件事我拖延得太久了。

把盘子擦干净后，我上楼来到母亲的房间，透过半圆形窗户上薄如蝉翼的窗帘，可以看到大海。夜色浓重，天空布满云块，冷风吹进屋来。

西礁是热带的一个岛。这个季节那里的气候应当是极好的。想起那种天气，仿佛在漫长的冬天里得到了一种解脱。然而，我们长岛的春天快来了。我不愿失去这万物复苏、莺飞草长的季节。我爱山茶、杜鹃花、紫丁香，还有樱花。而在西礁，有的则是柳树、棕榈树。

“够了，”我自语道，“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”我来到母亲书桌旁坐下。在一个抽屉里，有一封信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。在此之前，我一直没有看它。只有一次，我把信抽出来过。那是一封长长的信。字迹了草，可以看出母亲的手在颤抖。我当时不敢看，因为我还没做好忍受痛苦的准备。

现在我连读了两遍，然后把信拿到我自己的卧室里。我坐在平时最喜爱的常用来看书的椅子上，没有开灯。我必

须冷静地思考，对生活进行新的抉择。我以往信奉的“真理”，也许是虚幻的。假如真是这样，那会使我多么惊骇，多么难以接受。

原来，父亲一直寄钱给我，直到我大学毕业。母亲从来没有告诉我这笔钱从哪里来。看到这里，我心里有一股无处渲泄的气恼。

他对他的怨恨始终存在，信中的每一个字都看得出这种怨恨。妈妈对我是坦白的，虽然我觉得为时太晚。在信里，她向我说出了她和我父亲定下的可怕的契约。他迷恋西礁的那个可怕的女人，要和母亲离婚，然后和那女人结婚。母亲和克里福·约克的婚姻是不成功的——也许一开始就是个错误，尽管她深深地爱他，只要他回心转意，她也会终生依随他。

她提出的一个条件：离婚后他再也不能见女儿的面。母亲的信写到这里显得很乱，可以想象她的手颤抖得多么厉害。她知道，这个条件对我来说是残酷的，但她觉得这是为了保护我，不让父亲影响我。父亲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这个条件，抛弃了我。在那个叫波贝的女人和他的妻子珍妮特、亲生女儿劳娜之间，他选择了前者。

我拿着信的手颤抖起来。父母双方谁想真正理解这被抛弃的小女儿的心思？这个小女孩虽已长大成人，但依然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人。我不仅为自己伤心——更多的是对这两个固执盲目的人感到愤怒，是他俩伤害了我，夺走了我与生俱来的正当权利。

我原谅母亲，但我怎么能原谅父亲？我为什么还想去见他？为什么还会产生我从来就十分陌生的，对父爱的渴求？

这两个我所怨恨的人，曾有过镂骨铭心的爱情，而我还

从未真正爱过，我没有像母亲爱克里福·约克，或父亲爱波贝那样爱过。也许要等到爱之箭射中我心的时候，我才能公正地评价他们。但我还是有生气的权利。

母亲信中还说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：一年前，母亲曾离家外出一个星期，她说是去田纳西看一个老朋友。那时她已知自己将不久于世。其实她是去了西礁，回来也没有告诉我。但父亲却没有见她。那时，波贝刚死，父亲心情烦乱。他的秘书阿莉达·伯奇对母亲说，这个家里现在一切都乱了套，最好改日再来。女秘书是个倔强的人，毫不通情，孤零零的母亲不好再说什么。

我把桌上的台灯打开，重读信的这一部分：

我没见到别的人，但我却嗅到那幢房子里有某种可怕异常的气氛。我看到一些迹象：波贝的死——连我对她那样死去都觉得怪诞——使他们所有的人震惊。还有伯奇太太想尽快摆脱我。

后来，我当然没有再去西礁找他，我失去了勇气，没有力气去了。

母亲必竟鼓起勇气去了西礁，她一定想要弥合她在我 and 父亲之间造成的创伤。这创伤当然不能全怪母亲，他没有必要长期遵守那无情的契约，只要他真想，他完全可以在任何时候打破它。还有我不能原谅的是，母亲跑那么老远去见他，他竟然拒绝见面，真狠心！

我找出一本影集，其中有一张照片是父亲抱着我照的。那时的他，比小说上的作者像年轻多啦，黑黑的头发，微微含笑。我双手紧紧抱着他的脖子。这张照片充满了真情和欢